

## 隔窗看雀

□尚书卉  
滨州市渤海中学2019级渤海一班

他们总是拣那些最细的枝落下,而且不停地跳,仿佛着急的人不停跺脚,又好像每一根高尚的细枝都不是他们心目中要找的那枝。他们跳来跳去,总在寻找着,不知丢了什么。

他们常常毫无因地“噗”一下就飞走了,忽然又毫无原因地飞回来。飞回来的这只,是不是原来飞走的那一只?就不知道了,因为他们看起来一模一样,像复制的一样。

他们从这棵树飞往另一棵树时,样子是非常可爱的,仿佛不是飞,而是一团被扔过去的什么东西。如果不在中途赶紧扇几下翅膀,那就眼看着往下栽了。就在这时他们在降落的弧线上又重新向上飞起,挽救了自己。

他们不会翱翔,他们不会盘旋,他们不能像大的飞鸟那样,利用气流直上云霄作

俯瞰或滑翔状。他们是现实主义者,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,从这层屋檐到另一层屋檐,与人共存,生存于警世之间。忙碌而不羞愧,平凡而不自卑。

他们那么小,落在枝上就是近视眼中的一个黑点。他们低飞跳跃啄食梳理羽毛,发出永远稚嫩的鸣叫声,在季节的变化中他们快乐地活着,追逐着交配,有责任感地孵蛋育雏。

他们是点缀自然界的活标点,落在冬季枯枝上时是逗号,落在墙头上时是句号,好几只一起落在电线上时是省略号。

他们和人的生活是最贴近的,但又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他们虽然经常被人所害,却总也不远走高飞放弃贴近人们的方便,所以我们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。

人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叫麻雀,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也认为对方是麻雀呢?

瞧,枝上的一个逗号飞走了。

(指导教师 韩佳乐)

刘家辰

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小学二年级四班

我有很多玩具,但最可爱、最珍惜的玩具却从未变过。那是妈妈去医院生弟弟妹妹前送给我的礼物——一个漂亮的洋娃娃。洋娃娃有着棕色的长发、红润的脸蛋儿、月牙儿似的眉毛、水汪汪的大眼睛,鼻子微微翘起,樱桃似的小嘴似乎总在微笑。我给她取了一个很喜庆的名字:小团子。

妈妈告诉我,她会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不在家,请小团子来陪伴她心爱的女儿。如果想妈妈了,就抱抱小团子,妈妈也会感应到。因为有了小团子,我勉强接受了妈妈不在家的事实。后来,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的30多天,小团子无时无刻地陪伴着我。姥姥说,我经常抱着小团子唱歌、跳舞,与她分享快乐。想妈妈时抱着小团子过家家,与她诉说对妈妈的思念。就连听故事时,我也会带着小团子,与她一起进入故事世界。

再后来,我慢慢长大,需要与爸爸妈

## 我，你，她

□朱绍磊  
烟台四中2018级10班

“我希望你再次慎重考虑,给我一个答复。”

“我考虑好了,绝不后悔。”我点点头。走出办公室,已是落霞满天。火红的夕阳打在窗外暗灰色的水泥地面上,也打在我的身上,那是一个轻狂少年不羁的梦想。

五年前,我还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,听到她的第一句评价,竟然是“丢人”。她看着我,眼里充满了无奈,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倾诉,“语文89分!不丢人吗!”

我看到了她眼里的急切,努力想做出解释:“对不起,我的理科不好,真的只是想 在语文上取得优势,但可能太心急了。”

她叹了口气,“以后咱们一起加油,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”

第二天,我收到了一份补救计划,上面列满了书目和试题。我很难想象,她是花了多长的时间从头到尾徒手写了下来。

我们的初见相识,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我不知道时间的力量有多么的伟大,但我始终相信努力可以展现时间无限的力量。她说的话,我一定都能听得进去。那以后的日子,我便成了她那里的常客。

“最近又看了些什么书?坐下说说吧。”

我印象最深的一本,是白岩松先生的《白说》。当我以一个初中生的视角交代完了书中的一切,她回复我:“你看这里,说明了什么?”我转头望向她的电脑,上面是摘抄和体会,有这么一行字,“得失不是非有即无,世界不是非黑即白,进退不是非取即舍,真相不是非此即彼。”

中考前几天,她把我叫到办公室,拿出一样东西。泛黄的纸张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——89分,我不由扑哧笑了出

声。“当个纪念吧,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,放手追吧。”

毕业典礼那天,我给了她一个拥抱。两天后,语文101.5分,我高兴地告诉她,她也只笑着责怪我没有给她考出102分来。

送走了她,我又迎来了新的你。

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勇气在新高考中选择了物化生组合。我对理科并不感冒,反而喜欢在语文上寻找心灵的安慰。听他们说,理科班的语文老师往往不苟言笑,只顾夯实基础,这对我绝对是致命的打击。而你的出现,打消了我的胡思乱想。

那天,你蹦上讲台,转身写下自己的大名,介绍着自己的辉煌历史。我坐在讲台下第一排静静地听着,霎时间,我们实现了第一次的目光对视。你冲着我笑了笑,我也只是象征性地点点头。

下课以后,你把我叫到办公室,拿出了几本杂志。“多看看书,读书多了理解能力强,语文不用愁。”

“这次辩论赛的机会十分难得,我希望你能出战。下周给我答复。”几个月后的一天,她抬头看着我,露出一丝不常见却十分温和的笑容,好像那时秋日中的暖阳。

那时的我恰好处于学习的瓶颈期,宛若一只瓷娃娃,容不得半点打击。而在这种压力山大的时刻,又有一个橄榄枝向我抛来。我急了眼,到处征求意见,得到的却都是反对。就连班主任也发出了反对的声音,“看看你的数理化,还去弄什么辩论赛!”

那一夜,我哭了,不是埋怨,而是抉择的痛苦。

“嘿,还记得吗,世界不是非黑即白,放手去追吧!”

不知道是什么勇气,让我再次与你四目相对时,勇敢说出了:“我考虑好了,绝不后悔。”

十年语文追梦路,感谢相伴。致我的两任语文恩师。我们头顶共明月,心中有暖阳。

跟谁学杯

文学点亮生活

山东省第二屆中小學生

作文大赛

指导单位：山东省作家协会、齐鲁传媒集团  
主办单位：齐鲁晚报·齐眼路口  
协办单位：时代文学杂志社  
特别支持：临沂国华新城·鲁商国际广场

初赛截稿日期

7月31日

报名及投稿方式

请登录齐鲁壹点APP，进入“作文大赛报名入口”上传作品，选择所在市报名通道，完善个人信息及上传稿件；或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投稿。

请务必在应征稿件后注明作者信息。



关注赛事信息，请加QQ群：676258723

## 来自火星的爷爷，您好吗

□罗紫桐  
济南市高新区海川中学2019级7班

远望苍穹,望得苍鹰盘旋,却不见那双枯瘦的手;抚摸大地,触得沟壑横布,却不见那张黄土般的脸。

人们常说,那些闭锁内向的人是火星的居民。我不禁想起那位爷爷,心中涌起阵阵澎湃。来自火星的爷爷,您还好吗?

那天,我试探着,走进那间黑暗潮湿的屋子,向他问好。他没有转头,好久才传来一声沉闷的“嗯”。“嗨!这老头你可别理他,我看八成啊,是年轻时干坏事中了什么邪……”三姨鄙夷地瞅了他一眼,便拉着我赶紧走了。

那是一位普通的老人,缩在破落的土炕上。他身材中等,却甚是干瘦。枯黄的皮肤绷在杆子般的骨头上,干草似的灰发就像是一棵即将枯萎的老树。他常披着一件旧得不知是什么材质的灰外套,独自坐在屋中发呆。他发的什么呆?想些什么事?没有人去关注,也没有人过问。我问起这事时,乡邻们疑惑地看我一眼,再加一句“谁知道”!

我上网查了一下,这叫做自闭症。他们行为与正常人无异,只是心理上出现了障碍,需要人们多陪伴,多交流,才可慢慢缓解。知道了这些,我决定在这仅剩的几天乡村游中尽力帮助这位“火星居民”。

怀着忐忑的心情,我再次走进这间阴暗的小屋。他仍然蜷缩在角落里,身体呈紧绷的戒备姿势。我努力迎着他躲闪的眼神,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。“爷爷,我又来了……”我试图用孩子天真童趣的口吻卸下他的防备,但良久却不见他的应答。

我继续向前挪动,脚步放得很轻,生怕惊扰了爷爷内心的宁静。我来到他的面前,蹲下身子,从口袋中掏出了我精心准备的一块巧克力糖果,放到他的手中。小时候,我的爷爷也总是这样哄我,我想,火星的爷爷,可能也需要吧!我看到他游离的目光凝聚在糖果上,冷漠的眼神那一瞬间仿佛有了聚焦,也仿佛有了光……我无法知道孤身一人的他究竟经历了什么,也无法感受他的内心世界,我所有的,只有一双随时准备倾听的耳朵和来自于这个世界的微不足道的甜分。

我每天坚持向他问好、说话,将糖果和善意一并带给他。一如既往内向的他也开始出来走走,偶尔说几句话。起初,人们看见他还是赶紧侧身过去,不少人暗自嘀咕“晦气”!渐渐地,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冷漠地侧身,取而代之的是同情与关怀,有些人甚至主动扶他过去,帮忙提东西。

临走的那天,正当我想要再回到那个潮湿的小屋告别时,却惊奇地发现,送行的除了亲人,竟然还有那位孤独的爷爷。他脸上漾着一抹含蓄的笑,重复地说着“有空再来啊,再见”。

望着后面变得越来越小的那座潮湿的小屋,我心里却有种释然: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帮助这位爷爷。

假若我能再次见到这位爷爷,心中千言万语将汇为一句平凡的问候:来自火星的爷爷,您好吗?

(指导教师 曾现芹)

## 眼睛要罢工

□杨欣悦  
济南市青龙街小学三年级四班

“我要罢工!我要罢工!”眼睛生气地说,“请你们看一看我眼睛为什么要罢工吧。”

以前,我有一个爱干净、不邋遢的小主人,他很爱护我,让我有足够的休息时间,每天按时吃饭,按时睡觉。我非常喜欢我的小主人。

但是,现在呢!小主人虽然有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,但是他从早到晚不是看电视和电脑,就是玩手机游戏,一天工作下来我可疲劳了。

不仅如此,小主人还经常熬夜,用脏手揉我,害得我黑眼圈都跑了回来。“滴滴……”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,闹钟都提醒好几遍了,小主人盯着手机玩游戏好几个小时了,还不睡觉,我真的累得受不了了!

小主人,你再不爱护我,我真的要罢工啦!

(指导老师 王玉河)